

主编 曾小娟

辽源 档案记忆

辽源近代民族工商业发展历程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辽源档案记忆：辽源近代民族工商业发展历程 / 曾小娟主编. --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9.10
ISBN 978-7-206-16417-0

I. ①辽… II. ①曾… III. ①民族工业—工业史—史料—辽源—近代②商业史—史料—辽源—近代 IV. ①F429.343
②F7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20572号

辽源档案记忆：辽源近代民族工商业发展历程

主 编：曾小娟
责任编辑：刘 学 封面设计：清 风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长春方圆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6.5 字 数：250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16417-0
版 次：2019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19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7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辽源档案记忆》

辽源近代民族工商业发展历程

编委会

主 任

胡永为

主 编

曾小娟

副主编

李文丽

执行主编

耿 毅

编 委

(姓氏笔画为序)

王宇嘉 王晓乙 付亚权 孙 瑛

孙宪龙 李 铮 李文生 李桂芳

佟 欣 杨文晶 张世杰 张英军

崔国旗 韩雪峰 薛 可 薛永妍

序 言

中共辽源市委常委、秘书长 胡永为

岁月流金，赓续奋斗，驰毫骤墨，著于竹帛。值此新中国成立70周年，辽源加快转型、推动高质量发展之际，市档案馆编撰的《辽源档案记忆——辽源近代民族工商业发展历程》一书应运而生，知往鉴今，以启未来，可喜可贺，故成此文为序。

辽源早年称谓西安县，虽地处偏隅，却历史悠久，饱经沧桑。作为清朝发祥地之一，作为因煤而立、因煤而兴的城市，辽源近代民族工商业及其发展历程，与辽源作为满族发祥地、皇家围场、煤城等历史水乳交融，共生共荣。

发源于早期农牧经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清朝时期的盛京围场和皇家鹿苑，对辽源民族工商业发展起到重要促进和推动作用，赋予了辽源早期民族工商业鲜明的农牧经济特色。如48家“鹿趟”、清末西安县移民招垦、东丰县鹿药、“西安菜市”、西安县兴盛的粮米业、清末西安县土地契税整顿、民国西安县筹赈奖券以及日伪时期垄断的农牧经济等早期工商业发展及其活动，都是农耕文明在辽源工商业发展上的集中反映。

崛起于煤炭的发现与开采。清末民初，辽源民族工商业初兴。由于煤炭的发现与开采，这一时期相继出现了官商合办的西安县煤矿公司、以血换煤的东城煤矿、运输煤炭的铁路线等，都是当时较大的民族工商企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略者加紧了对西安煤矿的疯狂掠夺。在此后数十年，日本侵略者对辽源民族工商业发展造成的极大破坏，导致辽源发展迟滞。

具有鲜明的民族工业特征。解放前，辽源的工商企业主要是规模较小的外埠商号、饭店餐饮、酿酒、印刷、首饰加工、照相、理发等与百姓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行业。随着后期煤炭的开采，小型银行等产业随之兴起。解放前辽源民族工商业基本都是小作坊、小店铺，小

本经营，对当地经济发展带动不大，反映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下，民族工商业难以发展壮大。

打上深刻的时代烙印。产业发展是时代变迁的缩影，从辽源清朝时期“鹿趟”、鹿药、满族民间“绣枕顶”、粮米等产业的兴衰，到民国时期的外埠商号、饭店餐饮、酿酒、农村小学教育、印刷、首饰加工、照相、理发等行业的发展；从禁烟禁毒、反抗土地清丈、烧酒工人罢工等活动，到日伪时期的奴化教育、西安煤矿教习所成立，辽源解放前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无不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昭示了民族不独立，民族工商业就难以发展壮大的深刻道理。

奋斗和抗争的发展历程。辽源早期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既是一部创业史和奋斗史，也是一部民族屈辱史和反对侵略的抗争史。为发展民族工商业、反抗封建压迫和日本侵略，包括民族工商业者在内的辽源人民相继开展了“煤矿工运”等一系列可歌可泣、艰苦卓绝的反抗斗争，成立了中共西安煤矿特支，涌现出鹿鞑官赵允吉、西安商会会长魏治安、富绅世家出走的革命元勋连承基、东丰县辛亥革命先驱张璟、西安铁路发起人丘旷等杰出人士，为辽源市民族工商业发展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2

《辽源档案记忆——辽源近代民族工商业发展历程》一书，全面、真实、客观地展示了解放前辽源市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现状、布局、结构、兴衰和沿革，详尽地收录了各个历史时期辽源广大民族工商业者的艰辛奋斗历程，是辽源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编写《辽源档案记忆——辽源近代民族工商业发展历程》是一项系统、繁重的工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编撰者以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有所侧重为原则，查阅大量历史文献资料，采访众多相关行业传承人和见证者，最终完成本书，填补了我市解放前民族工商业发展历史空白，丰富扩展了辽源历史和档案研究成果，是一部集历史与现实为一体的优秀乡土教材。

不忘来时路，方知向何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我坚信，《辽源档案记忆——辽源近代民族工商业发展历程》这本书，不仅能成为我们了解历史的教材，也将成为我们开拓未来的镜鉴。

2019年8月8日

目 录

第一部分 农牧寻脉

昔日盛京围场	002
皇家鹿苑往事	006
48家“鹿趟”的由来	009
清末西安县的移民招垦	011
开创先河的东丰县鹿药	015
颇具盛名的“西安菜市”	017
西安县兴盛的粮米业	020
清末西安县土地契税整顿	023
民国时期西安县筹赈奖券	026
日伪时期日本垄断的农牧经济	029

1

第二部分 工商初兴

西安县工商业兴衰	034
西安县烧锅旧事	038
西安县第一家女子工厂	041
西安县发电厂的创办与兴起	043
西安县最早的外埠商号天增顺	046
西安县三大饭店之首玉壶春	051
西安县印刷业的创办	055
西安县的金银首饰加工业	059
西安县讲规矩的理发业	062
西安县兴旺的照相业	066

西安县银行史话	070
西安县早期发行的股票	073

第三部分 矿业烟云

西安县煤炭的发现与初兴	076
西安县“中日合办”煤矿公司	079
“日本窑”对西安县民族矿业的排挤	082
官商合办的西安煤矿公司	085
促进西安县经济的铁路线	088
河本大作“接收”西安煤矿	092
日伪时期西安煤矿劳工招募	096
以血换煤的东城采炭所	099
日本对西安县煤炭的疯狂掠夺	104

第四部分 文化印迹

西安县茶园拾零	108
东丰县教育先驱郎恩凯	111
西安县的早期教育	114
西安县文化教育先驱金正元	118
西安县首次参加西湖博览会	120
西安县福寿宫陈迹	123
西安县魁星楼今昔	126
日伪时期西安县的奴役文化	129
日伪时期的西安教习所	132
日升舞台夜话	135
西安县满族民间“绣枕顶”	138

第五部分 往事烟云

西安县市政公所的成立	142
民国时期东丰县的禁烟禁毒	144
西安县初建公园纠纷始末	147

民国年间乡农反抗土地清丈	150
西安县甑房烧锅工人罢工	153
民国时期西安县清乡安民	156
日本在东丰县设警察出張所	159
东丰县的日本青森开拓团	164
民国七年西安县天花病防治	166
西安煤矿的“满人病栋”	168
西安县流通的伪满洲国钱币	171

第六部分 烽火岁月

西安煤矿特别支部	174
西安煤矿工人的抗日斗争	177
西安县第一次解放	180
中共西安县委接管西安煤矿	184
西安煤矿工运记忆	187
西安电力工人大罢工	191
解放战争时期西安县的敌后斗争	194
西安煤矿工人的反抗斗争	198
解放前夕产量低下的西安煤矿	201
西安县第二次解放	204
西安县商工会支前往事	207
五县联合剿匪安民	210

3

第七部分 人物春秋

鹿鞞官赵允吉	214
西安县养鹿第一人徐振生	217
“万民伞”相送的县令雷飞鹏	222
西安县商会会长魏治安	226
西安县富商金氏兄弟	230
商绅世家的辛亥革命元勋连承基	234
东丰县辛亥革命先驱张璟	238

西安县铁路修建发起人丘旷	241
西安县农会会长举旗抗日	2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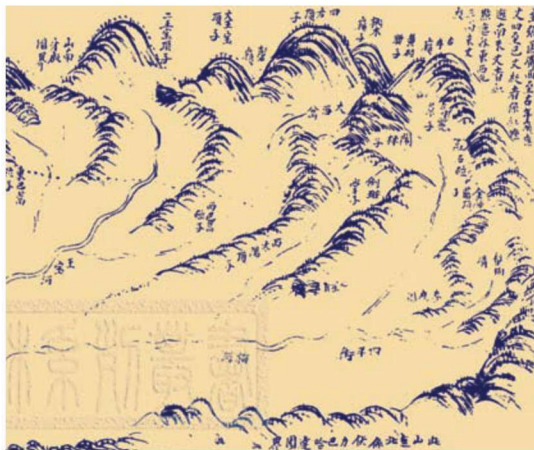
附 录

西安县历任知县、知事、县长名录	248
西安县伪县长、日本参事官更迭	250

后 记	251
-----	-----

第一部分

农牧寻脉



- 昔日盛京围场
- 皇家鹿苑往事
- 48家「鹿趟」的由来
- 清末西安县的移民招垦
- 开创先河的东丰县鹿药
- 颇具盛名的「西安菜市」
- 西安县兴盛的粮米业
- 清末西安县土地契税整顿
- 民国时期西安县筹赈奖券
- 日伪时期日本垄断的农牧经济

昔日盛京围场

清末《西安县志略》记载，距今400多年前，在长白山余脉向松辽平原的过渡地带，有一片广袤神秘的皇家禁地，这就是清代著名的盛京围场。

明代万历年间，东北女真人形成建州部落和扈伦四部（叶赫、辉发、乌拉、哈达）。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努尔哈赤带领建州女真开始征战海西女真，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灭哈达，“拆除村寨，带走人畜，尽为奴酋，不降者杀”。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攻下辉发城，“取尽牲畜财物”，辉发部灭亡。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灭乌拉部。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灭叶赫部。经过18年的征战，基本上完成了女真的统一。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建立了政权，国号大金，年号为“天命元年”。此时，扈伦四部女真人原来的城郭不复存在，他们与努尔哈赤不共戴天。努尔哈赤为了缓和这些矛盾，防止扈伦四部之地死灰复燃，于是采取“封禁”措施，即将原来扈伦四部的区域封为禁入之地。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去世，其子皇太极继位，谕旨将封禁之地为“满洲官兵操演技艺提供场所”。这些禁地即为后来的盛京围场之域。因此，盛京围场的前身是“禁地”，是历经30多年的时间，从局部封禁到全部封禁，由小到大逐渐形成的。至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廷入主中原，封沈阳为留都，清称之为“盛京”，至此，才有盛京围场这一称谓。

盛京围场据《西安县志略》记述：“南自沙河尔郎头三通河沿起，北至阿机格色合勒北伊通河沿止，480余里；东自辉发城起，西至威远堡（辽宁省开原市境）边门止，490余里；东南自骆驼砬子（柳河县境）起，西北至三音哈达（山名）交界西北封堆（西丰县天德乡境）止，510余里；西南自英额边门起，至东北巴珠勒阿林（东丰与伊通交界）止，520余里。其范围相当东丰县、东辽

县、梅河口市、辉南县、柳河县和辽宁省西丰县所辖区域。”

康熙十六年（1677年）定兴京（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以东、伊通以南、图们江以北“悉封禁”，并规定4条禁令：“移民之居住有禁；田地之耕辟有禁；森林矿产之采伐有禁；人参东珠之掘捕有禁。”禁区内以山河为界，划分为“御围场”“鲜围场”“王多罗索围场”等105个围场，各围场四周设卡伦12处，驻兵看守，并在山隘要口张榜晓民，“凡逾者，罚银五两，或金十镒；行围狩猎者，格杀勿论，祸及九族”。对出柳条边外采参、采蜜的人丁，要由所在地的官厅发给出边执照，上面写明持照人的年龄、相貌及面色，以便核对。还严格规定了出入边门的名称，对进山、出山的路途也作了详细、明确的规定，以使他们避开围场所在的地方。对违禁偷猎的人，制定了惩罚的规定：

“盛京威远堡南至凤凰城边外，山谷附近围场处所，拿获偷伐木植、偷打鹿只人犯……杖一百，流三千里。”对于守围场失职的官兵也给予不同程度的处罚。

狩猎围场逐步形成一套严格的制度。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皇帝行围，按清制对驻地的规模、住所的形制、随驾官员、随侍兵士、参加围猎八旗官兵的位置和序列都有详细而严格的规定。皇帝巡幸盛京行围，首先由兵部行文通知盛京等处将军率所属八旗官兵、理藩院通知蒙古王公率所部随侍。行围典礼就在皇帝行围时驻蹕的行营附近举行。皇帝行围过程分为待围、撒围、合围、罢围几个阶段。待围时，八旗官兵在各章京的率领下，按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的次序集结，在统围大臣的指挥下，以黄旗为核心，以白旗、红旗和作为通讯标志的蓝旗分列左右两翼。撒围时，左右两翼的马队分别在左翼官和右翼官的统辖下，以蓝旗为末尾向外撒开并逐渐合拢，直到人和马并齐，严实如铁桶般形成第一道合围圈，再如法设置第二道合围圈。然后全体前进，再逐渐缩小包围圈，把野兽圈到一块没有树木的低洼地。合围就绪后，全体官兵要摘下帽子把马鞭高举起来，高呼“马尔阁”（满语，帽子的意思）作为信号。这时，皇帝骑马手执弓箭进入合围圈中，亲自引弓发箭射猎后，再下令御前大臣、侍卫等开始放箭射猎。皇帝射中的猎物，由专门挑选出来善于骑射的侍卫去追获。

皇帝行围时的场面是十分壮观的，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康熙东巡时，一次行围时挑选出来随侍的弓箭手就有3000多名。

皇帝行围完毕后，还要举行“燕贲”，就是对随从行围的王公、将军等赐宴招待、论功行赏，以尽兴。盛京围场除供皇帝巡幸时举行临时的行围外，每



年都要举行定期和不定期的围猎，主要是通过围猎活动演练八旗军队，同时捕捉部分贡物。行围既然作为演练军队的一种方式，因此就像打仗一样，制定有严格的法令和纪律。“夫蒐苗猕狩原以讲习武事，必纪律严明”，规定“围场随猎官兵等人，有行走不齐，前后杂乱以至呼应不灵者，该管官罚俸一月”。那时的盛京围场，大树参天，茅草蔽日。行围时，无论是遇到树丛还是苇塘，都要像战场上一样勇往直前，不许退避，否则就要受到处罚。行围是真刀真枪的演练，伤亡的事也是难免的。对行围中被射死的人，一律“照阵亡例”，给予抚恤。对参加行围的八旗官兵“行围采捕贡献，即于比较技勇，分别记注功过”。

康熙至光绪年间，曾有7个皇帝先后来盛京围场（西安地面）行围狩猎。清太宗皇太极就曾先后三次来此地狩猎过。据《西安县志略》记载，康熙帝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三月十八日，东巡来到此地，驻蹕于城东16里处的一座孤山，正值万寿圣节（皇帝生日），即指名此山为寿山，寿山从此而得名。康熙帝还命此围地为扎拉芬阿林围。满语“扎拉芬”译成汉语为“寿”字，“阿林”汉语为“山”字，合起来为“寿山”二字，此围借山名而命名。



西安县“统巡大围场马步队关防”印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盛京户部侍郎良弼奏请开放西流水。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围场开禁，“奉天军督增祺始命协领高万梅总管大围场，垦升事宜……”翌年，将军依克唐阿奏准开发西流水。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批准在西水流域设西安县（今辽源市，下同）、东平县（今东丰县，下同）等十县。西安县占据盛京围场105个围中扎拉芬阿林围、先达布罕围、归勒赫哈达围、乌尔尖哈达围、依巴卡巴围、依兰木哈达围、乌鲁里布墩围、乌鲁里围、附力哈达围、查库兰达围（部分）九个半围场。至此，结束了这长达200余年的围场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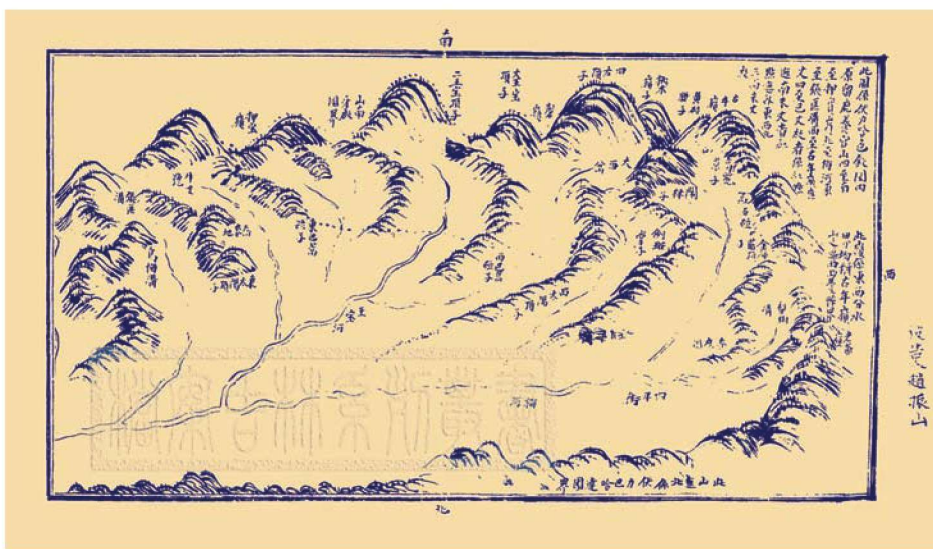


皇家鹿苑往事

清末，大清盛京围场共有105围，东平县占22围，西安县占九个半围，围场内捕鹿的陷阱有九百余处。东丰县小四平方圆400平方千米，被皇家指定为圈养梅花鹿的地方，统称皇家鹿苑。

清末，围场渐渐松禁，从河南、河北、山东、热河等省“闯关东”的流民涌入围场打猎、垦荒人数日益增多。东丰、西安设有很多“鹿趟”。从清末的《养鹿官山图》中，可以看到东平县圈养梅花鹿的“鹿趟”分布很广。

在东丰县姜大房一带有丛家趟子，猴石镇西北部有阎家趟子，杨木林镇四合村有拐家趟子，小四平镇有解家趟子，总计方圆400平方千米为养鹿的官山，不许流民进入，不准私自上山打猎，只能供赵家圈养梅花鹿，向朝廷提供鹿材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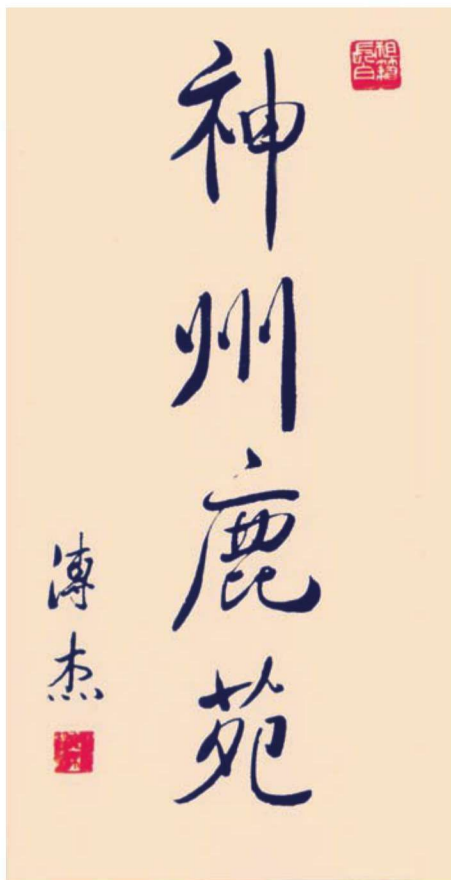
| 清末养鹿官山图

养鹿官山报给朝廷，得到批准。但是，由于人口介入，山上野生梅花鹿越来越少，以自然猎取方法远远不能满足皇贡所需。鹿鞅官赵允吉与猎户们商议，用窖捕方法来擒获活的梅花鹿。这个窖捕就是针对梅花鹿经常走和已经留下蹄印的路径，在必经之处挖掘1丈深，长5尺，宽4尺的大坑，中间用井字型木棒架上，众人绕山呐喊、轰鹿，驱使野鹿坠入陷阱。陷阱中有大网，鹿伤不到筋骨，这样就能逮住活鹿。其中也有怀孕的母鹿，受到惊吓后会早产，逮上来时，便生下鹿羔。有人说把母鹿和仔鹿一起养起来，以母鹿的乳奶喂养仔鹿，不就越养越多了吗？赵允吉欣然同意，他先在自家院子以外用柞树杆子圈起一座鹿圈。柞树杆子一丈来高，野鹿仍能跳出去，就又往高架，后用渔网罩上，这样，鹿就再也逃不了了，这叫腰鹿圈。这就是东丰县第一座鹿圈，开辟了人工养鹿的先河，后来成为皇家鹿苑。

1897年，赵允吉之子赵振山出任了围场猎勇军管带等职。宣统元年（1909年），承办皇家用鹿事宜。养鹿官山丈放时，赵振山领得山地4万余亩，有鹿圈3处，130多头梅花鹿。

1898年，由于鹿圈繁殖的鹿越来越多，赵允吉便在小四平又建起了能养300至400头鹿的第二鹿圈。1911年，皇帝溥仪封赵振山为六品鹿鞅官。由奉天省旗务司拨银1690两，作为扩大皇家养鹿的费用。在赵允吉和赵振山父子的苦心经营下，养鹿业不断发展，最多时养鹿五百余头，每年按规定向朝廷进贡活鹿及各种鹿品，深受皇帝和嫔妃以及皇亲贵戚的称赞。

每年贡鹿季节，山上五彩斑斓，树叶由绿变黄，天高气爽。送贡鹿进京这天，众乡亲纷纷赶来，放鞭炮，祝福赵允吉旅途平安。赵允吉在鹿皮口袋中装



爱新觉罗·溥杰题字“神州鹿苑”



上千鹿心、鹿里脊肉、干鹿肺、干鹿肝、干鹿尾等鹿产品。贡鹿车是一辆4匹马拉的大铁轱辘车，贡鹿装在用木棒做成的1丈长，4尺宽，5尺高的大木笼子里，路上，还要喂贡鹿柞树叶子和玉米面。

贡车随行有4名炮手和4个伙计。赵允吉身挂腰牌，走到沿途驿站交出腰牌，吃住不花钱。他们要走一个月才能到达京城，将贡品、贡鹿交到皇宫内务府。贡鹿在北京西郊鹿苑放出，供皇亲国戚观赏游玩。就这样，年复一年，皇家鹿苑的养鹿业越做越大，鹿材产品也越来越好，成为著名的皇家贡鹿基地。